

赵德发谈长篇小说《缙缙与决绝》

土生万物 乡情缙缙

记者 张向阳 济南报道

灵感来自土地和血脉的冲动

记者：您的《缙缙与决绝》被改编为年代剧《生万物》，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其中，引起很多读者和观众的期待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近期推出了修订版，请介绍一下《生万物》的拍摄情况。

赵德发：这部电视剧的出品方是爱奇艺，由刘家成先生执导，王贺编剧，杨幂、欧豪、倪大红、秦海璐、林永健等人主演。不过，电视剧只取了《缙缙与决绝》的前半部分，主要表现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由土地引发的故事，集中在一个村子、两个阶层、三个家庭。制片方让我看过几遍剧本，我觉得很精彩。今年4月初在沂蒙影视基地开拍，我去过几次，看到主创团队非常认真，尽量还原时代背景、地域人情、生活习俗。他们让我给导演组、美术组、道具组讲鲁南民俗，有些礼仪还亲自演示。剧组租下了近百亩山地，种了庄稼，就为了拍好一些外景戏。今年夏天特别热，他们在高温下拍戏也是一丝不苟，经常有人中暑，非常辛苦。8月初，他们又到日照海滨拍了两天，全剧杀青。据他们介绍，目前正在制作，将在明年春天播出。

记者：《缙缙与决绝》1996年问世后，有评论家称它是继《古船》《白鹿原》之后又一部农村题材的力作。当年，著名评论家施战军认为它体现出“情不自禁的农夫本色”，这种对土地的坚守和执着，如何成为您创作的情感来源、精神动力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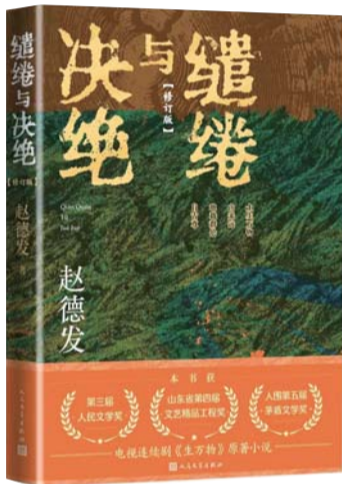
赵德发：我出生于农家，在土地上长大，土地赐给我食粮，也赐给我写作素材。我199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《通腿儿》，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胡玉萍女士注意到，选入她编的《1990年短篇小说选》。她编1992年的短篇年选，又选了我的《闲肉》。这时她打电话对我说，你给我们社写一部长篇吧，我就答应下来。我想，写什么好呢？有一天回老家，到村外闲走，看着眼前的庄稼，我想到农民祖祖辈辈对土地的依恋，想到他们的后代对土地的背弃，两个词语突然在我脑海中蹦了出来：缙缙与决绝。一种来自土地也来自血脉的冲动让我心潮澎湃，泪湿眼窝。在那一刻，这部小说的题目与内容就确定了。

“地载群伦”是农耕文明的写照

记者：鲜为人知的是，作品的题目与内容确定之后，您两年之后才动笔，其间做了哪些准备？

赵德发：我是第一次写长篇，哪敢轻易动笔？我从三个方面开始准备：一是理论上的准备。我读了许多中外农村经济学、社会学著作以及中国近代史、当代史，还经常去图书馆翻阅刊物，密切关注有关土地问题的理论研究。二是艺术上的准备。我找来许多中外名著读，外国的有左拉的《土地》、巴尔扎克的《农民》、赛珍珠的《大地》；中国的有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、柳青的《创业史》、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、张炜的《古船》、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等等。我要搞清楚，前辈们都是怎样写农民、写土地的，从中学习、领会一些经验。我还读了好几本《外国文学作品提要》，想搞清楚一部长篇小说大致需要多么长的故事链，并学习有关技巧。第三方面的准备就是构思。我回望家乡，梳理人事，审察风情，凡与土地有关的素材都记下来。这些素材又生发为一个人物和一段段故事。我给这部书的写作定下了三点追求：首先，观念

根据著名作家赵德发的小说《缙缙与决绝》改编的年代剧《生万物》将在明年春天播出，原著以沂蒙山区土地变迁为背景，贯穿了四代人六七十个春秋，谱写动人情感史诗，展现了农民世代对土地难以割舍的依恋。这部作品是赵德发“农民三部曲”之一，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，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，并入选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计划重点项目，一经改编就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。本报记者近日对赵德发进行了专访，聆听他关于创作与人生的独特感悟。



要新，让这部书能够反映历史真相，贴近历史本质。其次，要有鲜活生动的情节和人物，把小说写得好看；第三，要有密集的审美信息，适应快节奏社会的读者口味。

经过两年的准备，我吃过1995年的过年饺子，打开电脑，敲出了“缙缙与决绝”五个大字。虽然那时我还在上班，有好多工作，但是酝酿已久的那股气一直回荡在胸中，因此写得很顺，也很猛，有泥沙俱下、一泻千里的感觉。用一年时间完稿，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，胡玉萍大姐看了认为很好，接着，在高贤均先生与何启治先生那里通过了二审、三审。与此同时，《大家》杂志也决定发表。施战军先生当时在山大任教，看了书之后写文章发表在《齐鲁晚报》上，让我感动。此书问世二十多年来，好多专家学者都先后给予肯定，有些读者朋友也一直记得这部作品，我感谢他们。

记者：不久前，电视剧《生万物》宣布杀青并首发特辑，官微发文：“土生万物由来远，地载群伦自古尊……”这副对联也是书中的题记，阐述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土地的认知与态度。小说聚焦农民的恋土情结，孜孜不倦地深度开掘对土地的文化思考，同时对乡土伦理重构、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

赵德发：这副对联，我早在书上读到过，在土地庙门口看到过，觉得非常好，就用来做了《缙缙与决绝》的题记。人类自从进入农业社会，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了土地崇拜、土地文化。“地载群伦”四字，阐明了土地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，大有深意。旧时代农民对土地的那种依恋、缙缙，是后来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城市化的推进，土地渐渐丧失了过去被“尊”的地位，无数农家子弟决绝地背离土地，进城讨生活、求发展。我觉得，我有责任将这段历史描述出来，“立此存照”。在《生万物》开机仪式上，爱奇艺的



人物简介

赵德发，著名作家，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日照市文联原主席、山东大学特聘教授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“农民三部曲”《缙缙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以及《双手合十》《乾道坤道》《人类世》《经山海》，长篇纪实文学《白老虎》《黄海传》等，出版有12卷《赵德发文集》。先后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，《小说月报》第四、第八届百花奖，首届齐鲁文学奖，第一、第四届泰山文艺奖，第四、五、七、十一届山东省精品工程奖，全国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奖”等。

负责人讲，之所以改编《缙缙与决绝》，是因为这部小说写出了农耕文明的精髓，我听后十分欣慰。

记录下父老乡亲的沉重脚步

记者：您用现代主体意识去观照农民的精神世界，既体现着历史叙事的丰富和深刻，也潜在着悖论性的冲突和困惑，而这种悖论或者困惑不仅是对乡土社会观察和思考的结果，是否也产生在自我观照的纠结之中？

赵德发：是的，我写这部小说之前，对中国土地问题反复进行了思考。我既从感性上同情农民，理解农民，在书中倾情描述；也在理性上追问各种土地制度是否合乎人性，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。我无法也无力在小说中阐明我的观点，只好用主人公封大脚依稀听到的“铁牛”吼叫，来预示土地制度的重大变化。小说结尾，封大脚在五年五更再去祭拜铁牛，离开时似乎又听到了它的吼叫。这部小说问世后，农民与土地之间果然又出现了新的关系——土地使用权流转，这证明我的预判是正确的。

记者：“农民三部曲”毕8年之功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、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，具有宏大叙事和史诗特征，成为乡土小说的厚重之作。您重新审视并展现了20世纪中国土地的变迁史和农民命运的发展史，成为思想重构的历史叙述，表达了百年来中国大地上世道人心的巨变。

赵德发：的确，“农民三部曲”是我的重要作品，我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。在写作之前，我读了法国社会学家H·孟德拉斯的著作《农民的终结》，此书第一句话就让我震撼：“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：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。”中国比那些发达国家略迟一些，直到20世纪末才进入了“农民的终结”这一阶段。我意识到，进入新世纪之后，中国农民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了，而是从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有重大改变的新式农民。我要写出这个伟大的进程，就用三部小说，从不同侧面表现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，记录下父老乡亲的沉重脚步。

记者：以沂蒙大地为背景讲述跌宕起伏的故事，这里的山川河流滋养并影响着您的创作品质，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沂蒙文化语境。

赵德发：我的家乡在莒南县，是广义上的沂蒙地区，这个地区的人们共享一片山

水，有着相似的人文心理和语言习惯。我写《通腿儿》时，就自觉地使用家乡语言，酝酿出一种特别的语感，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创作意图。胡玉萍大姐约我写长篇时特意嘱咐：就用《通腿儿》那种语言。我写《缙缙与决绝》的时候对那种风格有保留，也有改变，但还是大量使用沂蒙人都用、都懂的语言。这种语言用多了，加上地域环境描写、人文心理描写以及故事叙述所形成的氛围，便形成了您说的“文化语境”，进而影响到我的创作品质。

天地人是密切联系的生态系统

记者：您的作品是哲理化的乡土小说，是载道的，其中蕴含着深沉的人性思考，有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，悲天悯人的良知中充满救赎意识，阐释着天、地、人之间的共生关系。

赵德发：我认为农村题材的小说不能简单地讲一些乡间故事，要让故事背后有深厚内涵，有意义蕴。我写的是农民，但在他们身上也要体现一些人类的共性，体现人性的丰富与复杂。传统农民以土地为命根子，且靠天吃饭，天、地、人是密切联系的生态系统，每一场天灾人祸，都给他们的命运带来改变，给社会带来动荡。我写的时候心中有哀戚，有悲悯，更有对光明与希望的呼唤。

记者：海岱之间承载着齐鲁文化的厚重底蕴，山东有深沉包容的黄土文明，也有厚重多元的海洋文明。近年您的作品凸显了海洋元素，在长篇小说《人类世》《经山海》之后，推出长篇纪实文学《黄海传》，最近又有《大海风》问世，从沂蒙大地到黄海之滨，在中华文明的宏大历史场域中，建构海洋文明的历史文化形象。

赵德发：我在家乡生活了三十二年，到山大作家班学习两年之后去了日照，在海边又是三十二年。身为作家，我是幸运的，因为我既被黄土文明哺育，又被海洋文明浸染。我以“农民三部曲”等作品回报了土地，也不能辜负身边的大海。近几年，我讲述了一些海边故事，又满怀深情为黄海立传，让人们深入了解这片在海洋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海域。我还想继续写那些以海为生的人们，写滚滚波涛中的生灵，写海天之间的万千景象，于是将海洋当作了我的文学天地。长篇小说《大海风》，写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的渔家风情和航海故事，已在《中国作家》和《清明》分别发表了上、下两部分，全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。